



1 4
1555
40

40



1552
40

虎

口

餘

生

夫人生利道得失莫不有一定之數之理而況生死之

一

門 1555
卷 40

虎口餘生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日購本

序

凡人生窮通得失莫不有一定之數之理而況生死之際乎達者灼見其然故見利而不動見害而不怵忠孝節義之事往往置生死於度外而卒能出險就夷常有出於意想所不及亦若有天默相之者秦之暴也若蜂蠱之毒子房為韓報仇擊始皇博浪沙中大索天下十日不得是豈子房有奇謀異計能匿跡天下之外哉天鑒其為韓之忠即在始皇副車之側而不覺也明垂三百年不用兵革闖賊一亡命乘閒竊發據關隴上游之

虎口餘生記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勢不踰年而中州陸沈乘輿淪陷幾一天下此與暴秦
何異誰敢撩其鬚而扼其吻予以典闈入晉長白邊年
翁出餘生錄見示其宰米脂也掘賊祖墓付之灰燼一
片報國之誠真有發於至性而不暇計及利害者使王
氣盡洩闈卽授首豈不千古快事奈何天未厭亂猶然
橫行長驅迨至踉蹌西走一敗不支洩氣之說驗矣獨
束身坐待入彼牢籠與子房之索而不得勢更迫禍彌
深雖然賊自爲難以來屠戮不知億萬計而必不能以
忠孝自許者舒其夙憤天也然則始皇望金陵有王氣

發人夫鑿斷其脈未爲無見而卒以亡豈非行暴者不
能久存而忠孝者冥冥必佑理固然哉甲午初冬年家
弟黃自起書于晉陽公署

癸未余在京師縉紳先生爭談有米脂令者掘闈賊祖
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時心竒其事不知爲何許人也
甲午有晉闈之役見太原守邊長白先生所刻餘生錄
蓋卽令米脂者也其說曰賊祖海父守忠葬於本縣之
三峯砦山勢環抱林木鬱葱若佳城者訊之故老云穴
中舊有黑碗一枚塚窮碗見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

尺口養生記序
寸許又下一塚生榆一株粗如臂籠蔭不可犯衆斧之
榆斷墓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毛數寸又有白蛇長
一尺二寸頭角嶄然盤旋若不勝狀其蛇與碗俱存噫
先生之智奇之功大矣夫賊以亡命罪至通天糜我疆
土逼我君后謁四方之師武臣力不能一矢相遺海水
羣飛白日晝晦從風流毒有不忍言先生獨能出奇計
殲產逆之鬼制死賊之命壬癸天下唯長白一人而已
甲申五月初一日于滄州予舉義發喪獲偽印十八顆
斬賊臣頭放祭先君后之靈誓不與賊俱生終以未食

鬪肉爲憾向使卽不生於楚而生於米脂不爲官而爲
米脂之民荷鋤瞻君馬首鞭海之屍而飲守忠之頭不
猶愈于爲人臣而罔知報讐雪恥者乎向使長白重身
家計利害或知而不爲爲之未必有濟將若之何雖然
皆天也非人也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長
白不令米脂闖脈不絕鬼神不助長白國仇不復然則
洩先明十四帝之憤開我

朝億萬年之運者亦唯長白一人而已天下之知長白
功者或寡矣于是序其事以告爲曲突徒薪之謀者青

溪雨程正揆拜識

嘗閱史至文文山起兵勤王爲敵所獲不覺怵然曰危乎哉危乎哉厥後海外逃歸流離困苦艱辛萬狀迄今讀其惶恐零丁恨極千古等語猶令人潸然淚下也萬死一生莫不以爲亘古以來未之前聞及閱我父母餘生篇其險危更倍之何異世而同符也讀至出關欲稟搖手處呼吸存亡人人爲我父母危然以爲不必危也更無庸危也何也甯邑素稱疲瘠自壬申變屠戮幾盡後更加之以奇災異荒重之以兵火焚劫逃者逃死者

死白骨枕籍村落皆墟其餘未逃未死者膏髓已枯皮骨僅存氣息奄然難保旦夕是不啻入虎口且已幾嚙之矣我父母下車剔弊振蠹興衰踟滯以可手之經綸沛心上之雨露凡所以休養百姓者無所不至故幾月來殘喘之餘漸有起色是甯民今日得以稍甦旦夕者皆我父母一人之生有以生之也天畀一人之生以生一邑且將以生一邑者生天下當日雖入虎口又何必爲之危也況我父母非百里才胸藏數萬甲兵行見削平禍亂勘定底績盡一世而奠安之盡蒼生而霖雨之

然更於文文山外取堂阜脫囚事上獻之以爲我父母
頌告

順治乙酉歲三月上旬治生路坦然謹頓首拜撰

虎口餘生記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入洵洵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
曰如賊果脩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眾皆疑信不一
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
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
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嗷嗷有據余欲申
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機援中
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墻蚤爲先容竟
致沈閣值新按臺至爲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其

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劾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讐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為行李時長兄順為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為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捫指逾歲

賊烽已逼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為余憂勸遁跡以避余撫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卽妻孥可捐孀母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也況同堂手足一公族衆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為朝廷滅賊計今日為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為遂違衆意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

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衙役二人傳偽令曹懷玉票執余余挺身往見卽付賊使百姓吳姓者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

堂弟廩生大顛大任大顛姪銘瑄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闔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卽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爲備一蹇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爲噓唏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衆悉披雨衣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

虎口餘生記
日至真定入城喧傳萬歲駕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
老府兵見余咸擲槍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
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墳始末入後堂
稟僞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日初
五日甫出卽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
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
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
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
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

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沈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
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
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倏傳曰萬歲至矣
不進城在關帝廟喫中火卽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
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驢人俱
亡矣余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
傳語家人我死于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衆起身
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
關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

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
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借縣役王姓遁去遺
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
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齏矣初七日過
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
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外候示下
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費重先行此時闖賊
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夜行
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

余伺而臥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牽馬行
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
卸行李伊入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
久不醒聞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
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貴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
曰南頭無水復上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
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
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卽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
城北行復上東岸踰墻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

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鎗棒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于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爲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窰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辯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螢焰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爲何許人余詭曰

保定諸生爲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飢則勺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丐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簣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猴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負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反陸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滹沱念余西過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真定與余同行者

三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
柳村開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壘在其外父王宅傳語
來見相對懷其舊余宿更余旬服黎明聞炮聲震天乃
主賊爲龍岡鄉飛報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
庄胡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
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啼噓入
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崙三僕來
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
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眞再生想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

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關聖籤有
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眞定爲
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從未見至壽陽
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
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
聖現化卽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燭燦內
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
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
難順治元年仲秋旣望再來人邊天綬識於長安僧舍

虎口餘生記

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爲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
臺密扎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
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後
堂詢問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爲賊祖葬墳因識其墓
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闖賊名李
自成幼曾爲僧俗名黃來僧爲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
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
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

虎口餘生記 塘報稿

一知不足齋叢書

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
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箇因填其二穴用一
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有黑碗者卽賊
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
十名鄉夫六十名卽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
到其地名三峯子住宿是爲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
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
道崎嶇久絕人踪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窰舍
十餘處墻垣尚存卽闖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

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
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然
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窰中向火至
天明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卽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
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
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
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
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其
骨骸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

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搬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
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脈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
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
十四日塘報

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手札

讀來諭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
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門下
之功為首此復

汪制臺再札

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敘以
酬草履

畫語錄

卷之...

澹生堂藏書約

澹生堂藏書約

山陰密士祁承燦著

余十齡背先君子時僅習句讀而心竊慕古通奉公在
仕二十餘年有遺書五七架度臥樓上余每入樓啟鑰
取觀閱之尙不能舉其義然按籍摩挲雖童子之所喜
吸笙搖鼓者弗樂于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時不
下樓繼之以訶責終戀戀不能舍比束髮就婚卽丙子
奩中物悉以供市書之值時文士競尙秦漢語爲比耦
益沾沾自喜每至童子試不前亦夷然不屑也及舞象

而後更沈酣典籍手錄古今四部取其切近舉業者彙
爲一書卷以千計寸指爲裂然性尤喜史書生欲得一
全史爲力甚艱偶聞盱江鄧元錫有函史隱括頗悉郭
相奎使君以活版模行于武林者百許部一時競取殆
盡遂亟渡錢塘購得其一驚喜異常不啻貧兒驟富矣
時方館于富春山中晝夜展讀一月而竟遂苦怔忡不
成寐者數月至有性命之憂癸巳讀書雲門僧房與柳
貞之共處講席貞之好談宗乘事正與病愜乃稍稍戒
觀書然而蠹魚之嗜終不解也凡試事過武林徧問坊

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竟有異本卽鼠餘蠹剩無不珍
重市歸手爲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餽粥之所餘
無不歸之書者合之先世頗踰萬卷藏載羽堂中丁酉
冬夕小奴不戒于火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無片楮存
者因歎造物善幻故欲鍛鍊人性情乃爾遂北入成均
燕市雖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
倚櫬看書友人輒以王仲任見嘲辛丑下第歸稍葺一
椽尋欲聚書其中而旋以釋褐爲令初吏寧陽掌大一
城卽邑乘且闕安有餘書及吏繁茂苑其爲經籍淵藪

雖猶之燕市乎然而吏事鞅掌呼吸不遑初非畏風流
之罪過實迫于晷刻之無暇耳閒有見貽槩以坊梓且
多重複奇書異本無從得而寓目焉自入白門力尋蠹
好詢於博雅覓之收藏兼以所重易其所闕稍有次第
然而漢唐人之著述則不能得十一于千百也癸丑偶
以行役之便經歲園居復約同志互相裒集廣為搜羅
夏日謝客杜門因率兒輩手自插架編以綜緯二目總
計四部其為類者若干其為帙者若干其為卷者若干
以視舊著似再倍而三矣夫余之嗜書乃在于不解文

義之時至今求之不得其故豈真性生者乎昔人飢以
當食寒以當衣寂寥以當好友余豈能過之第所謂胸
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便塵俗生其閒照鏡則面目可憎
對人則語言無味殆為是耳然而聚散自是恆理即余
三十年來聚而散散而復聚亦已再見輪迴矣今能期
爾輩之有聚無散哉要以爾輩目擊爾翁一生精力耽
耽簡編肘敵目昏慮衡心困艱險不避譏訶不辭節縮
饗餐變易寒暑時復典衣銷帶猶所不顧則爾輩又安
忍不竭力以守哉至竭力以守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

者夫固有數存乎閒矣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則以衆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嚙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竟卽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手如此而已雖然元美有言世有勤于聚而儉于讀者卽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世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

猶亡讀也吾豈能必爾輩之善讀讀而且饒于辭哉蓋有味于黃魯直之言也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名世矣斯余藏書之意乎因雜取古人聚書讀書足爲規訓者列于後而并示以購書鑒書之法令兒輩朝夕觀省焉

言訓 并序

人亦有言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自幼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然積學豈易言哉子弟之學非取其名學之而已也顏氏之訓曰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及至冠婚性體稍定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開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

而已有識勿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
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
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
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當爾之時亦
快士也及時異勢殊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
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
當爾之時誠駑材矣若能常保數百卷千載終不爲
小人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
貴者無過讀書世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

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懶裁衣也之推之
言其警人者至矣爾輩時讀一過能無惕然要以所
貴讀書非僅涉獵便可自足王僧虔之戒其子也汝
開老易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
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使盛于塵尾自呼談士
此最險事且百家諸子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
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
者哉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
至此旨哉斯言世傳六季徒尙虛浮而其教子弟者

乃諄諄務實若此琅琊王氏世傳青箱學有以也夫
爾輩讀書務須奮志法古古人足尚者安可枚舉姑
疏記二十三則以示例焉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
之游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
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此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蹟
也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
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
阮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穆愈更精篤
江總幼篤學有詞彩家傳易有賜書數千卷總讀未嘗
釋手

廣漢朱倉僅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釋
小豆十斛肩之爲糧閉戶精誦寧矜憐之斂得米二十
石給倉倉固不受

賈逵好春秋左傳常自課月讀一徧

孟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
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

氣類接也公武讀書晝夜不懈肅奇以爲宰相之器
荀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
而稱之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爲最

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
書

王充少孤鄉里稱孝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
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閒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董遇性質訥而好學與平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採梠
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喜
老子作訓注又喜左氏傳更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
必先令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自見也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
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服衆
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鬢

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資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
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
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貯山陰甜酒時復
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末師授
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

徒然哉

魏甄琛丑秀才入都頗事弈棋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
加筆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丑父母博官若爲讀書
執燭所不敢辭今弈何事也如此日夜不息豈是向京
之意琛惕然大慚遂發憤研習經史假書於許赤彪聞
見日富仕至侍中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
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閒環坐既徧卽合爲一編

卷一十冊

左太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
稔門庭藩溷皆書札遇得句卽疏之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竝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
世謂王氏青箱學

葉廷珪爲兒時便知嗜書自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
釋卷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
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
者錄之名海錄

韋敬遠少愛文史畱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

處勢惟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橐

李承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款
百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聚書訓 并序

余閱殿閣詞林記恭述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儒臣講論弗輟也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便欲積書況於朝廷其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求遺書且曰書值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復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大哉

濟生堂藏書 聚書訓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聖謨非臣庶所宜恪遵者乎然前人聚而後人弗能
守猶弗聚也即後人勉爲守而不能重猶弗守也司
馬溫公文史萬餘卷置讀書堂晨夕取閱雖累數十
年皆手若未觸者嘗語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
宗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閒視
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
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潔淨藉
以裊褥然後端坐展看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惟免
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

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
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爾輩惟法溫公
之珍惜斯稱能守者乎至於鈔錄校讎更不可廢因
舉古人聚書足法者列之後

竇諫議爲人素長厚性尤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
帛之妾常於宅南建一書院聚書數千卷崇禮文學延
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咸爲出之有志
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

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常徙居載書三十

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
祕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魯人曹平慕曾參之行因名曹曾家多書慮其湮滅乃
積石爲倉以藏世謂曹氏書倉

壽張申屠致遠仕元爲廉訪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
萬卷號申氏墨莊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
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李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僧舍藏九千

餘卷以遺來者公擇旣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

李氏山房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
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釀定
就寢不解衣衾林朝光質之荅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
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牘曰富文
孫蔚家世好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
人蔚爲辦衣食

陸務觀作書巢以自處飲食起居疾病吟呻未嘗不與書俱每至欲起書圍遶左右如積稿枝至不得行時引客觀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與大笑遂名曰書巢梁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于漢室頗謂過之

柳氏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子史集皆有三本紙墨錢束華麗者鎮庫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次者後生子弟為業

宋丁顛盡其家貲置書十萬餘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

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後其孫度竟登博學宏詞科至參知政事

宋次道所蓄書皆校讎三五徧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為善本宋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僦居其側以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僦值比他處常高一倍

齊王牧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返之

李嵩署劉炳為儒林祭酒炳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矜重如拱璧每謂其子弟吾所以躬其事者欲

入重此典籍耳

宋綬字公垂博學喜藏異書手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

向朗年八歲即手自校書刊定謬誤潛心典籍積聚篇卷冠於一時

郎基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博涉文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謂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

餘卷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董仲元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驢或躡履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家以竹籜寫之書竟則舐掌中世謂之董仲元掌錄

任東學無常師河洛祕奧非止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爭趨寫之時謂任氏經苑

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能久
乃就姊夫劉緩乞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
卒以漢書聞

孟景翌字輔明刻勵嗜學行輒載書隨所坐之處不過
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

王筠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即皆疏記後重
覽省懽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十三四歲歷四
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自以為不足傳之好事備
遺忘而已

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謂讀書不如寫書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晉魏南北
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
字肆筆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
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

吳人朱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求以必得為志或
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子小說無所不有詩亦精
雅尤精小楷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述有經

子鉤元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
岑隨筆等書數百卷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
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嚮及借人爲不孝

藏書訓畧

一購書

夫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蓋今
世所習爲文人守一經從博士弟子業者也如古之著
書立言不求聞達者于百中不一二見焉習俗溺人爲
毒滋甚每見子弟於四股八比之外畧有劣覽便恐妨
正業視爲怪物即子弟稍竊窺目前書一二種便自命
博雅沾沾自喜不知宇宙大矣古今載籍如劉氏七畧
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在人耳目者無論已其最盛

莫如隋大業中柳詵等校定總目二十七萬卷而正本
進御亦三萬七千餘卷嗣後則唐開元中總目五萬六
千四百七十六卷而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者不
全入以視大業不啻倍之此亦四部中天之際乎然猶
曰帝皇之籍非上庶所能望見也乃唐吳兢家藏書一
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此鏤板未行之前已戛戛乎難
爲力矣若荆南之田氏藏書二萬卷昭德晁氏舊藏二
萬四千八百卷鄆李獻臣所藏圖籍五十六類一千
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藝術道書

及書畫之目不存焉莆田鄭子敬家所藏書仍用七錄
而卷帙不減于李瀛須泰氏日以奏請于朝宅舍又籍
令子孫不得分析蓋崇重極矣然猶曰前代之遺事云
耳若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聚
書萬卷如雲閒陸文裕公婁江王火司馬吳門劉子威
此其家藏書皆不下數萬卷更聞楊儀部君謙性最嗜
書家本素封以購書故晚歲赤貧所藏書十餘萬卷纂
其異聞爲奚囊手鏡若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
五楹俱滿余所日觀而一一皆經校讐探討九人所難

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此皆近日士紳家事也安可以鬚眉男子竟同三家村擔板漢乎余故畧一拈出令汝輩知曠然宇宙自有大觀所謂眼界欲寬者此也若曰六經皆注脚何必乃爾余與汝輩未至此位地不得作欺人語

夫所謂精神欲注者正以人非大豪傑安能澹無嗜好倘嗜好一著于博飲狹邪馳馬試劍傷生敗業固不必言卽染翰臨池鼎彝金石非不稱清事然右軍竟以書槩其品而闡立本且悔恨流汗戒子孫勿復工繪事至

於玩古之癖令人憔悴欲死又不足言矣惟移此種種嗜好注于嗜書余亦不遠望爾輩以冥心窮討苦志編摩惟姑以此書日置几席閒視同玩器裝潢校讐朝斯夕斯隨意所喜閱其一端一端偶會此卷自不忍不竟一卷既洽衆卷復然此書未了恨不能復及一書方讀其已見恨不能讀其所未見自然飲食寢處口所嚙嚙目所營注無非是者如阮之屐嵇之鍛劉伶之飲非此不復知人生之樂矣如此則物聚於所好奇書祕本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使爾輩爲向上之士自足成其博

雅卽以庸人自安亦定不作白丁余每見市中賣藥翁
晚年未有不談醫者而書肆老賈往往多哆口言文字
蓋近朱近墨強作解事自是恒情而古今絕世之技專
門之業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故曰精神欲注者此也
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
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
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典籍中之經濟矣然自有書
契以來名存而實亡者十居其九如丁寬孟喜之易尚
書之牟長章句周防雜記韓嬰僅存詩外傳而亡其內

傳董仲舒春秋繁露雖存而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一事
竟不可得夫經傳猶日星之麗天尚多湮沒況其他一
人一家之私集乎若此之類卽國家祕府尚不能收民
閒亦安從得之縱欲因地因人以求無益也余于八求
之外更有三說如書有著于漢而亡于唐者然漢人
之引經多據之書有著于漢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
述尚存之書有著於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
存之每至檢閱凡正文之所引用註解之所証據有涉
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卽另從其書各爲錄出知周

易坤靈圖禹時鈞命訣春秋考異郵感精符之類則于
太平御覽中閒得之如會稽典錄張璠漢紀之類則於
北堂書鈔閒得之如晉簡文談疏甘澤謠會稽先賢傳
渚宮故事之類則于太平廣記閒得之諸如此類悉爲
褒集又如漢唐以前殘文斷簡皆當收羅此不但吉光
片毛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常不立于前
也是亦一道也又如一書之中自宜分析如杜氏通典
著於唐惟唐之故典可按耳乃後人取歐陽永叔呂伯
恭輩議論附其後不幾淄澠乎如水經一書註乃侈于

其經奇詭宏麗後人但知鄭道元之有注而桑欽著經
之名反隱矣又如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已使人識晉人
丰度于眉宇閒若劉孝標之註援引精覈微言妙義更
自燦然可與世說各爲一種以稱快書如此之類析而
爲兩使竝存于宇宙之間是亦一道也若夫前代遺書
見有鏤板或世家所祕省郡所藏卽同都其里尚難兼
收況粵有刻而吳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徧如此者
更多也又安能使其無翼而飛不經而走哉且購書于
書未集之先易何也凡書皆可購也卽因地因人因家

因代無不可者購書于書稍集之後難何也海內通行之書大都此數十百種耳倘一槩求之或以千里郵至或以重值市歸乃開篋而已有在架矣有不意與索然者乎余謂古書之必不可求必非昭代所梓行者也若昭代之所梓行則必見序于昭代之筆其書即不能卒得而其所序之文則往往載于各集者可按也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某書之序刻于何年存於何地採集諸公序刻之文而錄爲一目自知某書可從某地求也某書可向某氏索也置其所已備覓其所未有則異

本日集重複無煩斯槩夜行之燭而採寶之珠也是又一道也卽此三端可以觸類總之一巧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一鑒書

夫藏書之要在識鑒而識鑒所用者在審輕重辯真偽覈名實權緩急而別品類如此而已夫垂于古而不能續于今者經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逸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前有所亡而後有所益聚散畧相當者類書雜纂之流也前者尚存後者

愈蔓紛遯詼譎而不可律者雜史與小說之類也故得
史十者不如得一遺經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
上子得百千小說者不如得漢唐實錄一此其書之不
相及也購國朝之書十不能當宋之五也宋之書十不
能當唐之三也唐之書十不能當漢與六朝之二也漢
與六朝之書十不能當三代之一也此其時之不相及
也總之所謂審輕重者是也

夫所謂辨真偽者經不易偽史不可偽集不必偽而所
偽者多在子且非獨偽也孫文融有言諸子至秦絕矣

古操術今飾文其深不當也古初見奇今奇盡其精不
當也古殫一生精力今以餘技騁其工不當也故曰絕
也夫自漢而後即真者尚不能與周秦並況其偽哉然
又混淆而難別如鹽鐵論之言食貨也史也而儒之杜
周士之廣人物志也而子之至溫庭筠之著乾牒子錄
諧也劉崇達之著金華子紀雜也且濫以子稱矣故子
之雜也史之稗也說之瓌也易相溷者也惟辭其真則
得矣要而言之四部自不能無偽有偽作于前代而世
卒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于近

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撥
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
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
賈誼賦鵬而有鷓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
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
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于
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于自名而偽者
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于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
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

其人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
誣之者聖俞碧雲駮之類是也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
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皇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
人補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
偽而非偽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偽亢倉西
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
偽而曰偽者文子載于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
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于勾漏本傳歷唐宋皆志
其書而黃東發以爲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偽而

實偽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邱竊而序傳之莊注
本向秀所作而郭子元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
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
紀其偽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
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偽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
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偽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
是也辨哉胡元瑞之言乎余故詳述之令爾輩展卷時
庶具眼焉

書籍與代日增而亦與代日亡之物也槩按籍而求固
已有虛用其力者矣乃有實同而名異者有名亡而實
存者有得一書而即可槩見其餘者有得其所散見而
即可湊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書也而故多析其名以
示異者如顏師古之南部烟花卽大業拾遺也李綽之
尚書談錄卽尚書故實也劉珂之帝王歷歌卽帝王鏡
畧也此所謂實同而名異者也如蔡蕃節太平廣記之
事而爲鹿革事類二十卷廣記在鹿革事類卽湮軼可
也如司馬溫公之編資治通鑑也先具叢目次脩長編
刪削成書通鑑行則叢目長編廢弗錄可也此所謂名

亡而實存者也又如溥人之談經在訓詁讀注疏而漢之釋經可槩也晉人之詞旨尚隱約閱世說而晉之談論可想也所謂得其一而槩可見其餘者如北夢瑣言酉陽雜俎之類今刊本雖盛行矣然悉括太平廣記之所載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謂得其所散見而即可湊合其全文者也至如陶宏景之真誥而析以協昌期甄授命之名馮贄之雲仙散錄而托以詭祕之日又如近日偶從友人王荦父家借得此事摘錄一卷中所引用如畢辜厲陬等錄初不曉其何書及按其文乃

知卽餘冬序錄所以分別卷帙者也且利者訛謬以極如爲橘如以畢相爲終相事同兒戲殊爲可笑此所謂故析其名以示博者也諸如此類爾輩須逐一研覈不爲前人所謾則既不至虛用其力而亦不至徒集其名得一書 得一書之實矣

吾儒聚書非徒以資博洽猶之四民所業在此業爲世用孰先經濟古人經濟之勿見者莫備于史夫執經術以經世自漢而下何可多得卽荆公亦一代異人且以禍宋至如考見得失鑒觀興亡決機于轉盼之間而應

卒於呼吸之際得史之益代實多人故尊經尚矣就三部而權之則子與集緩而史爲急就史而權之則霸史雜史緩而正史爲急就正史而權之唐以前作史者精專于史以文爲史之餘波故實而可循唐以後能文者泛濫于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故蔓而少實然唐任李淳風等表則有專門於漢者矣宋採范祖禹等之持論則實于唐者矣所急各有在也邈而言之檀弓之于左傳意勝也左傳之于史記法勝也史記之于漢書氣勝也漢書之于後漢實勝也後漢之于三國華勝也

也三國之於六朝樸勝也其他若顏師古之精于漢也司馬貞之覈于史也劉知幾之辯於通也魏元成之該於志也皆史之所宜急者也至如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乎陸文裕之史通削繁刊謬而有功劉氏者乎邱文莊之續史綱引伸曲暢而善嗣朱氏者乎此皆聚書所宜首及雖然學不通今安用博古昭代雖右文而史統不一致稗官瑣說月盛日繁是非刺謬聞見抵牾令人莫知所適至於大禮大獄宗藩邊疆之事學者益無可考卽如雙溪暇筆之說行而非有視朝餘錄以參觀

則當時宸藩之護衛與迎立之大典文忠幾不能自白矣諸如此類安可枚舉故凡涉國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卽有街談巷議亦當盡採此尤從周之士所宜亟圖者也故特示兒輩以知所急焉

區別品流始於七畧嗣此而後代有作者王儉之七志多本劉氏特易詩賦爲文翰易術數爲陰陽易方技爲術藝無輯畧而有圖譜及益以佛道二書名雖七而實九也阮孝緒之七錄又本王氏而加以紀傳史書之盛始與經子並列矣四部之分實始荀勗以甲部紀六藝

小學等書以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以丙部紀史記皇覽等書以丁部紀詩賦圖籍等書然史固宜居子上孝緒之以紀傳次經典得矣若歷朝正史志藝文經籍者惟班氏規模七畧劉昫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宋史多因崇文四庫隋志簡編雖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舊唐之錄本朝多缺而新書褒益頗自精詳宋志紊亂元人製作無足深求然總之可深惜者劉王荀阮僅存其標目竟軼其全書卽史志所載簡編在列然而湮軼者十九其閒存十一於千百者亦非尋常可得寓目是亦畫

龍之穎耳若謝客王亮任昉諸人雖有纂脩而類列不傳如崇文四庫中興館閣卽有書目而世不易得學者所可考覽獨有鄭漁仲之藝文畧十有二類馬貴與之經籍考七十六卷王伯厚之藝文玉海二十八卷及焦弱侯太史經籍志六卷王憲副所編續經籍考十二卷鄧元錫經籍志一卷此其所載皆班班可考然焦氏之志國史也是宜簡嚴不及著書之纖悉是矣鄭氏通志槩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無所發明王伯厚之纂述大都爲應宏詞博學之用故畧存梗槩而無所折衷且

旣以御製之文自爲一類則又詔撰述宜綴其後而復列于別集殊不可解鄧志之議論頗詳而書目未備續通考之收羅未廣而編輯尚滄至于條貫燦然始末畢具莫精于馬氏之一書其爲經者十三類爲史者十三類爲子者二十一類爲集者四類一一準中壘父子校書之法撮其指意而列于下卽所據者多晁氏陳氏之遺言然而其編摩採輯之功精且詳矣余每遇嗜書之癖發不可遏卽取通考翻閱一過亦覺快然庶幾所謂過屠門而大嚼者乎但其所載者皆當時見行之書而

古人遺軼者無從考究耳總而言之書有定例而見不盡且亦有無取于同者如王伯厚以聖文冠經籍陸文裕倣之而焦氏亦首列制書余以國史一代之典自宜尊王而家籍一人之私藏不妨服聖仍以六經之羣書而特以文由聖翰事關昭代者每列于各類之首則既不失四部之體而亦足表尊周之心是亦一見也五儒理學之言槩收於子似矣然強半皆解經語也之訓詁何以列于經而獨宋儒之子乎如正蒙皇極性理語錄近思傳習之類余欲倣小學之例而別類

以理學是又一見也禮樂之從六籍固也但後世之所謂禮者多儀注之類耳叔孫通之綿蕞其可以言經乎且胡笳羯鼓教坊雜錄之類直小說耳槩以言樂非淺儒之所能識也余謂一代之禮樂猶一代刑政從典故儀注之後而附之史是亦一見也又如汴水滔天錄言朱溫篡弒事甚悉雖小說而實史也如灌畦暇語等書漫述前人雖似子而實小說也各宜從其類者也又如厚德錄自警編顏氏家訓之類雖列於子而實垂訓者也余欲別纂訓爲一類而附于小學之後是又一見也

古之詞命所以通上下者也自以奏疏爲對君之體而與書記分夫奏疏旣以列于集之外書記何以獨混于集之中余以爲宜倣奏疏之例別以書記一類附文集後是又一見也夫類書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豈以包宇宙而羅萬有乎然而類固不可以槩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經之源委纖備詳明是類而經者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歷朝令甲古今故典實在於此是類而史者也又如藝文類聚之備載詞賦合璧事類之詳引詩文是皆類而集矣又如一人一時偶以見聞雜

筆成書無門類可分無次第可據如野客叢談載氏鼠璞夢溪筆談丹鉛諸錄學圃薈蘇焦氏筆乘之類旣不同於小說亦難目以類書此正如王元美所謂騷與詩賦若竹與草木自爲一類者也余謂宜名以雜纂而與類書另附四部之後是又一見也要以一人之聞見有限旣不能窮覽載籍一時之意見難憑又未必盡當古今卽不欲同矮人之觀場亦終似盲者之說日爾輩能知品別甚難博詢大方參考同異使井井不謬於前人亦聚書一快事也

已上五則雖總歸識鑒而別品類爲難別品類于史則尤難蓋正史之外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郡書有家史有別傳有雜記有地里有都邑簿如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畧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錄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如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又如劉義慶之世說裴榮期之語林孔思尚之語錄陽松

玠之談數此之謂瑣言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圈稱之陳畱耆舊周斐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都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如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氏宗系歷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如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之錄孝子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所謂別傳者也若志怪之述於祖台之搜神之著於于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屬雜記若盛宏之記荊州常璩之志華陽辛氏三秦羅含湘中皆

地里之書也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業宮殿
皆都邑之簿也夫偏記小錄大抵筆時事于見聞恒
多實錄然詞旨不文而事無倫次則其短也逸事皆
前史之所遺非不可補撰述之未備然事取奇異而
語多構虛則不足憑也瑣言以莞爾之塵談每不乏
毅然之孤史然而至於褻狎鄙猥出自牀第則有傷
于風教矣郡書行于一方家史行于一家易世之後
便多湮沒別傳可以興弔古之思雜記足以新耳目
之玩然而摭實行于古人杜末流之好怪則君子惟

正史之取裁耳地里之述風物于一時都邑之備制
度于前代雖史之不可闕者而欲其言皆雅正事無
侈張則古今不多見焉夫史之流派類約十端而類
之支分更且千百故曰別品類于史則九難也余是
以取陸文裕流品之論存其梗槩而并示以鑒書之
所急焉

澹生堂藏書約終

自宋以來書自十有餘種燦然可觀按實求之其書十
不存四五非盡久遠散佚也不善藏者護惜所有以獨
得為可矜以公諸世為失策也故八常人手猶有傳觀
之望一歸藏書家無不綈錦為衣旃檀作室局鑰以為
常有問焉則荅無有舉世曾不得寓目雖使人致疑于
散佚不足怪矣近來雕板盛行煙煤塞眼挾貲入賈肆
可立致數萬卷於中求未見籍如采玉深厓旦夕莫覲
當念古人竭一生辛力辛苦成書大不易事渺渺千百

流通古書約

自宋以來書自十有餘種燦然可觀按實求之其書十
不存四五非盡久遠散佚也不善藏者護惜所有以獨
得為可矜以公諸世為失策也故八常人手猶有傳觀
之望一歸藏書家無不綈錦為衣旃檀作室局鑰以為
常有問焉則荅無有舉世曾不得寓目雖使人致疑于
散佚不足怪矣近來雕板盛行煙煤塞眼挾貲入賈肆
可立致數萬卷於中求未見籍如采玉深厓旦夕莫覲
當念古人竭一生辛力辛苦成書大不易事渺渺千百

歲崎嶇兵攘劫奪之餘僅而獲免可稱至幸又幸而遇
賞音者知蓄之珍之謂當繡梓通行否亦廣諸好事何
計不出此使單行之本寄篋笥為命稍不致慎形蹤永
絕祇以空名挂目錄中自非與古人深仇重怨不應若
爾然其間有不當專罪吝惜者時賢解借書不解還書
改一紙為一癡見之往記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諾不欺
之流書既出門舟車道路搖搖莫定或僮僕狼籍或水
火告災時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盡非特我不借人人
亦決不借我封已守株縱累歲月無所增益收藏者何

取焉予今酌

以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

所缺者先經註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說視所著門類同
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洽
門下之役精工繕寫較對無悞一兩月間各齋所鈔互
換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戶庭也自功于古人也已
或曰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敬告同志鑒而聽許
或曰此貧者事也有力者不然但節譙遊玩好諸費可
以成就古人與之續命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棗梨始小
本訖鉅編漸次恢擴四方必有聞風接響以表章散帙

為身任者山潛塚祕羨行人閒甚或出十餘種目錄外
嗜奇之子因之覃精力學充拓見聞

右文之代宜有此禎祥予矯首跂足俟之矣倦圖老人
曹溶約

苦瓜和尚畫語錄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
於一畫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
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
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眾法也夫畫者從於心
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
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
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即億萬萬

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八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蓋法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

法立而萬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攘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勾皴

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于世無限
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
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
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具古以化未見
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于似則
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
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

一知其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夫畫天下變
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
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
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腳非似
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
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爲我用也縱逼似
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于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
博我也某家約我也我將于何門戶于何階級于何比
擬于何效驗于何點染于何皴皴于何形勢能使我即

古而古卽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爲
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
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
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
授之也我于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尊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
士藉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
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擴而大之也夫

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
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
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
尊而守之疆而用之無閒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彊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
筆者非山川之限于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濺
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

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
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
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
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
有飄緲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薦靈于人因
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一 下有
胎有骨有開有含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 呼
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崩另有磅礴有嵯峨有噴吼有奇
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畫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
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託之同好想大滌子
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
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
畫下手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
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者擲皴之淺
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
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圖之得之

一峯始終不變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甌雕鑿于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鞞皴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靈則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沈著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薦靈

網緼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爲網緼網緼不分是爲混沌關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網緼之分作關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沈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

胎脫也自一以分萬自萬以治一化一而成網繼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

淡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聯屬也躡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即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地土之廣遠峯嶂之疎密識雲煙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

於天之權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橐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于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為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却生面縱使皴也于山乎何有或石

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劈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麻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礮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却能資峯之形聲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知如天柱峯明星峯蓮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

子峯蛾眉峯瑯琊峯金輪峯香爐峯小華峯匹練峯回
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于運墨操筆之
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具
衆理付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
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
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
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蒙無悖謬亦有內
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
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

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仄偏側則偏側
若夫面牆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于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
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
開闢分破蒙無生活見之卽知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
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翅印刻兩段
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
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

作用纔見筆力卽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十一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以疎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翦

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鬆之筆
不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島山渤
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
也若以畫圖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接直崎嶇之險耳須
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
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
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俛仰蹲立踈蹊排宕或硬或

軟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五指四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竝一力其運筆極重處却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此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能脈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巒岿突兀嵐氣霧露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薦靈亦

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笑海之蜃樓雉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峯海汶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若是而人亦有自視之者如瀛洲閩苑弱水蓬萊元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脈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之受也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

四時章第十四

畫語錄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爲之古
人寄景于詩其春日每同沙草發長其水雲連其夏日
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日寒城一以眺平楚正
蒼然其冬日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
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
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
添長易曉夾雪摹之不獨於冬推於三時各隨其令亦
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兩邊晴亦有似晴
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

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
畫卽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爲物蔽則與塵交人爲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
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
不悅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
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
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
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畫語金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識，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

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于畫而又顯于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

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于筆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

以均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爲觀之則受有爲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有是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于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任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于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衡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

言言金
踳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以高山之
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天之任而非山
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非山之任而任人
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
是以仁者不遷于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
水非無爲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
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逆行激躍也以勇潏洄平一
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以善折旋朝
也以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其

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出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
于山不任于水者是猶沈于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
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于川上聽
于源泉而樂水也非出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
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
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
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
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
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

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
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
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
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淡恰斯任而已
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
不任于山不任于水不任于筆墨不任于古今不任于
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也

宋王孫趙彝齋者其品峻絕于古其畫妙絕一世品
不以畫重而畫益以品重也宋亡隱居廣陳鎮山水

之外別無興趣詩酒之外別無寄託田更野老之外
別無知契孤昂肅潔之操如雲中之龍雪中之鶴不
可昵近者也乃今之大滌非昔之彝齋乎其人同其
行同其履變也無不同蓋彝齋之後復一彝齋數百
載下可以嗣芳徽可以竝幽躅矣兩先生之隱德吾
知頡頏西山之餓夫固然耳且其浩浩落落之懷一
皆寓於筆墨之際所謂品高者韻自勝焉吾觀大滌
子論畫鈞元挾奧獨抒胸臆文乃簡質古峭莫可端
倪直是一子海內不乏解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雍正六年戊申秋七月戲邱生張沅書于江上之畏廬

苦瓜和尚畫語錄

